

—巴黎文丛—

阎纯德 主编

和法国文化的 美丽约会

郑园园 著

Mon rendez-vous avec l'esprit français

大家出版社

——
巴黎文丛

——
阎纯德 主编

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

Mon rendez-vous avec l'esprit français

郑园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郑园园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4. 1

(巴黎文丛/阎纯德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6090 - 7

I. ①和…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4524 号

巴黎文丛

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

阎纯德 主编

郑园园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颜 颜

责任校对 马 宁 张迎娟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法兰西的诱惑

——序“巴黎文丛”

对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法兰西的诱惑堪称世界第一。在文化人的眼里,其诱惑除了历史上那位多次击败反法联盟和镇压反动势力并捍卫了法国大革命、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官、颁布《法国民法典》、奠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拿破仑,以及领导法国人民抗击德国侵略、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和“戴高乐主义”的戴高乐,法兰西的魅力更在于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编织的由“陈年旧事”组成的灿烂的文化风景。

中法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艺复兴中后期,欧洲视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好感,遂兴起“中国热”。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互示理解与友情之后,汉学作为文化形态开始影响西方文化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同时,法国在历史、文学、艺术与科学诸多领域,也成为中国人最为追慕的国度。

“巴黎文丛”诞生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是有意而为,也是无意巧合。1993 年我开始在学海“游泳”,当游到蓝色海岸时,惊异地发现法国汉学的风光特别璀璨,遂勾起我对当年在法国执教时许多往事的回忆。20 年来,我一直想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将历史上那些中国学者和作家借助文学所再现的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风情的著作钩沉出来,一展密切的中法文化关系。我想到陈季同及其之后的敬隐渔、曾钟鸣、盛成、梁宗岱、袁昌英、陈学昭、冯沅君、陆侃如、苏雪林、戴望舒、闻家驷、傅雷、郭麟阁、齐香、罗大冈、李治华、张若名、王道乾等,也想到活跃于法国文坛的程抱一、张宁静、卢岚、桔子、萧良、黄育顺、吕大明、蓬草、绿骑士、黄晓敏、山飒、戴思杰等作家,还有著名学者柳鸣九、郑克鲁、沈大力、董纯、李

玉民、袁树仁、钱林森、孟华、郭宏安、余中先、金丝燕等。他们大多两栖于文化与文学之间，都在为两国的文化精神“立传”，是一直忙碌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可敬的架桥人和摆渡者。

2013年我到巴黎闲居，在筹划“法国汉学研究专辑”之《汉学研究》时，这个孕育已久的想法又活跃起来，于是诞生了编辑出版“巴黎文丛”这个创意。在熙熙攘攘来往于北京与巴黎之间的学者和作家中，不少人都是—流的法国文学翻译大家和作家，他们的辛勤耕耘，使中法文化长河两岸的景观日益赏心悦目。

“巴黎文丛”很像一次关于法兰西的文学笔会。与会者所带来的作品分别是柳鸣九的《塞纳河之灵》、沈大力的《法兰西风云录》、董纯的《巴黎镜花缘》、李玉民的《法兰西之吻》、白乐桑的《我的“七〇”印迹》、郑园园的《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吕大明的《生命的衣裳》、蓬草的《七色鸟》、绿骑士的《花都调色板》、黄晓敏的《波光掠影法兰西》、岑咏芳等的《巴黎意，故乡情》和阎纯德的《在巴黎的天空下》。这些作者基本都通晓中法两种语言，深谙中法两种文化，多是神奇的“画师”，他们自拟文题，用其或朴实或高雅的笔墨，从不同的视角，既形似又神似地描绘了他们所认识的法兰西精魂。

“巴黎文丛”中只有《我的“七〇”印迹》的作者是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写自己留学中国的生活，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被前任法国驻中国大使苏和先生称为是具有开拓性的好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美和源远流长。在书中，作者“既用一种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同样也用一种亚洲的目光看西方……这正是一种相邀，彼此要加深理解，进一步考虑究竟是什么拉近我们，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彼此同样吸引，相互默契，往往共谋大事”。

读“巴黎文丛”很像乘坐旅游车观光，既可在时光隧道里读历史，又可在纷纭社会中看到现实。总之，“巴黎文丛”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了法兰西的魅力与诱惑，同时也是对法兰西精神的记录与诠释。

阎纯德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自序

收入本书的文章是我在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期间,主要是任常驻法国记者期间完成的。这些以法国文化为主题的小文,见证着我和法国文化一次次的美丽约会。

受1964年中法建交所带动的“法国热”的影响,1965年考大学时我选择了法语专业。虽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迫使我们中断学业,“文革”后我又从事和法语不相干的工作,但心中一直藏着对法语的情愫。1979年报考研究生时,我还是选择了与法语关系密切的专业。

年轻时,我对法国的理解是肤浅的,认为那是一个浪漫的国家,那里的人们生活有情调,懂得享受生活,所以学法语该是一件挺浪漫的事儿。20世纪80年代起,我走近法国,在采访写作过程中,感受到这个国家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影响力,那就是文化的影响力,心中十分震撼。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在“十年动乱”中,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化被破坏得七零八落,而法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却云蒸霞蔚,颇为壮观。

法国无疑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化大国,这个向人类贡献过拉伯雷、卢梭、伏尔泰、雨果、普鲁斯特等文学巨匠以及塞尚、莫奈等艺术家的伟大国家,其文化地位至高无上。在法国,文化事件层见叠出,没有哪一天缺少文化新闻,没有哪一年不轰轰烈烈举办几次著名思想家、作家、画家或其他艺术家的纪念活动。文化是永恒的话题。在法国,新片上映是个事件,相关评论占据着大小报纸的版面;文化现象、书评类的谈话是电视节目的亮点,收视率很高;街道海报柱上,文化活动的海报做得很美很张扬;它的国民好读书,在公交车和地铁里,乘客一卷在手埋头苦读,乐在其中……这一道道风景正是这个文化大国的标记。

巴黎曾经是欧洲的中心。恩格斯说,在巴黎这个城市,“欧洲的文明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全欧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这里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时移世易,法国不再具备一流的国力,在全球化时代它面临着巨大的困惑和挑战;但它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大国。法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声音,仍然备受关注。这是因为它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是欧盟的核心国家,它也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这因为它的文化:文化,使法国拥有超过其他国家的软实力;文化,使它具有更优雅的国家形象,更广阔的外交空间。文化是法国的名片!

从此,我开始留意文化。我把写时政报道比作体育比赛的规定动作,把写文化报道比作自选动作,我对文化名人的活动,对文化建设、文化争论等现象,都饶有兴趣地去观察、去采访,于是就有了本书的这些文章。

本书还收入了若干篇有关法国社会、政治的文章。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积淀,使法国产生了特有的政治文化。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等震动世界的事件,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和普通公民更勇于捍卫自己的权利。法国总是充满争论和抗争:议员们总在国民议会激辩;劳资双方总在谈判,行业公会总在组织罢工,通过罢工要求提薪,表达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法国政治文化的优劣得失、它带来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是一篇写不完的大文章。不过,在法国,权贵不敢横行无忌,富豪不敢过分炫富;金融危机中,法国的金融业遭受的冲击和损失相对较小……谁能说这不是政治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

已故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范静宜生前对我所采写的法国文化报道勤勉有加。他在报社为我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对青年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有一个误区,即单纯强调勤奋与刻苦,但忽略了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文化底蕴的培养。他认为,缺少了文化底蕴,就难以攀到更新更高的境界。他说:“许多人学习不可谓不刻苦,采写不可谓不勤奋,却长期苦于不能再超越自我一步。我想,问题恐怕就出于综合文化素质的欠缺上。”他认为我在这方面迈出了很可喜的一步。我在编这本书时,时常想到这位温文尔雅的总编、这位学养深厚的敦厚长者,我想对他说,谨记您的教诲,我和我的后辈同行,会朝这个方向前进的。

郑国园

2013年12月11日于北京

目 录

001……………自序

视文化遗产如生命

002……………视文化遗产如生命

005……………“城墙行动”在法国

008……………“开疆拓土”庆华诞,再造卢浮宫

011……………吉美博物馆:巴黎的东方艺术圣殿

020……………尚第依古堡的中国铜尊

023……………地中海上伊夫堡

026……………巴黎“红磨坊”今昔

029……………巴黎圆顶咖啡馆

032……………法国老夫人和她的古堡

037……………哦,香榭丽舍

042……………感受诺曼底

文化名人灿若星河

046……………2002年:法国进入“雨果年”

049……………雨果出生地贝藏松:文化内涵很丰富

052……………大仲马灵柩终入先贤祠

056……………具有超前性、现代性的女作家:乔治·桑

- 059·····“红磨坊画家”一生传奇
064·····看“色情毕加索”画展
067·····香奈尔：法国时装界的一代“女皇”
072·····惊世预言 警世忠言
074·····大卫名画讲述拿破仑传奇
076·····《思想者》远行去中国
079·····“大姆指”雕塑皇帝
082·····“新浪潮之母”瓦尔达
085·····中西文化摆渡人

多样性、创新性、民族性

- 089·····法国捍卫文化多样性实践
094·····盖布朗利：关注多种文明的博物馆
097·····法国人的中国文化视野
101·····文化交流是心灵沟通的桥梁
105·····太阳王“回访”紫禁城
108·····解读法国百年时尚
111·····法国的卡通英雄阿斯泰里斯
115·····电影艺术 100 年
122·····法国电影的丰收年
125·····《霸王别姬》在戛纳
128·····维护好城市肌理
133·····里昂的漂亮“面孔”

迷思与反思、纠错与坚守

- 136·····狂热的五月
150·····戴高乐科隆贝故居行
152·····盟友的“美国观”
155·····近观法美关系
159·····法国以国家名义认罪
162·····西方两种经济模式之争

164	“我们负有记忆的责任”
167	一位登高远望者
170	天生的叛逆者 理念的坚守者
174	法国社会党“夏季大学”见闻
179	布洛涅森林的悲哀

视文化遗产如生命

视文化遗产如生命

法国以文化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保护传统,使得法国的文物代代相传,光辉长存。从巍然耸立的宫殿到质朴凝重的古堡,从价值连城的名画到古色古香的家具,无一不透露出浓郁的文化气息。没有文化遗产,法兰西文化定会黯然失色。没有文化遗产,法国何以成为每年吸引 7000 万旅游者的世界第一旅游大国? 没有文化遗产,法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会大打折扣。

在法国,“遗产”这个词被广为运用,以至于如果不是涉及遗嘱、遗产税的时候,你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会是“文化遗产”,以及一系列与此相联系的词汇: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百科全书……

文化部遗产司负责历史建筑保护的戈万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文明古国各有灿烂的文明史,不宜比较哪个国家的文化遗产更好、更有吸引力,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文明古国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而制定的遗产保护政策,也不宜比较哪个国家的政策更优。要说法国在遗产保护政策上的特点,他认为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

法国大革命促使遗产保护思想产生。大革命中,宫殿被砸、教堂被毁,文化遗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巴黎城东的巴士底监狱是 1382 年建成的城防工事,在路易十一时期被改造成国家监狱,成为封建统治的象征。1789 年 7 月 14 日,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大革命号角吹响。7 月 15 日,起义者将监狱夷为平地。

而今,那里只留下一个以巴士底命名的广场。一位学者朋友谈及此事,用遗憾的口吻说:“攻占巴士底当然是千古称颂的革命行为,要是不拆除巴士底监狱更好,法国就会多一份遗产。”同为封建王朝监狱的马赛伊夫堡,而今是

国家级文化遗产。

神职人员一般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但有一个名叫格雷茹瓦的教士却站到革命阵营中,是他最早提出了保护遗产的建议。他对他的革命者朋友说,摧毁祖先留下来、象征着我们文化遗产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他的忠告被接受了。后来,在处置教会和贵族的财产时,也面临着如何对待、保护其中具有艺术价值的物品的问题。卢浮宫学校教授波米埃在《今日法国》杂志撰文说,1789年后,国内,外省的保皇党人骚乱;国外,普奥联军压境。在冲突与暴力愈演愈烈的情势下,文化遗产又一次面临着遭受浩劫的命运。是听任它们在动乱中流失,还是把它们保护起来,以免万劫不复的命运?后一种思想占了上风,激进的人们认同了这样一个观念:国家遗产必须保护。1790年,国民议会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了一份作为国家财富的艺术品目录。1793年,“共和法令”问世,法令规定,不论哪一类艺术品,在法国的领土上必须受到保护。

共和法令使文化遗产在动荡的年代免遭浩劫,经过近40年实践,1830年,政府成立“历史古迹处”,保护遗产的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产保护法诞生,这就是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比英国、德国、意大利早了大约30年。记者在法国文化部遗产司接触了几位官员,他们谈及遗产保护,言必称“1913年法”,可见其经典性。

“1913年法”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例如,国家分级的历史建筑,不能摧毁、不能改建(部分改建也不行),也不能在附近盖新建筑;没有文化部的批准,不能作修复性施工;得到批准的,也必须在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再如,列入国家分级的私人博物馆搞维修,除了可得到国家补贴,还可免去门票、出售纪念品等收入的税收。

1964年,在文化部部长马尔罗主持下,法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点造册。据戈万先生介绍,仅国家登记入册的历史建筑遗产就有4万件。文化遗产的涵盖面更宽,总数远超过4万。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因为出现了两个新趋势:第一个趋势是遗产的概念在扩展,人们想要保护的不仅限于宫殿、教堂,还扩展到更多的历史遗址和遗物,例如百年老厂、矿井等。记者在法国北方鲁贝市参观过一个澡堂改建的博物馆。鲁贝是19世纪法国纺织业中心,工人劳动条件恶劣,许多人染上肺结核,当时的市政府专门修建了这个全

国最大的公共澡堂,让工人下班后来洗浴,作为劳工健康保护的一个设施,这个澡堂现已成为工业时代的见证,像大教堂一样被保护起来。第二个趋势是遗产“年轻化”,20世纪一些知名建筑师、时装设计师的作品也被列为文化遗产。1964年去世的大建筑师勒·科尔比西耶的作品就已被定为国家遗产。有专家认为,这两个趋势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渴望寻找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担心经济全球化潮流吞噬了民族特性,因此,凡是能够加强这种认同感的遗产都受到了欢迎。

谈到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人们一般会提到两位文化部长,一位是戴高乐时期的马尔罗,一位是密特朗时期的雅克·兰。在这两位部长任内,遗产保护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行政上和财政上争取到国家的大力支持。马尔罗的遗产清点造册工作,使国家对遗产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雅克·兰在1994年使文化预算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比例突破1%的界限,意味着以国家保护为主的法国遗产政策有了更为可靠的财政保障,因为在文化部的预算中,15%用于遗产保护。文化部官员同记者谈到这两位部长时说:有思想、有眼光,有总统的信任,又有财政支持,所以工作做得好。

在作这个专题采访时,记者向好几位官员提出一个相同问题:你们不觉得要保护的遗产太多了吗?他们都断然回答说:不多。有人还带着惋惜之情说,1945年至1970年,法国搞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好多地方把老城区拆掉了,现在非常后悔,要不然,法国又有许多富有魅力的景点,我们的后代又有了活的历史教科书。我想,这就是法国,一个无比珍爱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把文化遗产视同生命的民族。(2002年)

“城墙行动”在法国

法国一个名叫“城墙联合会”的群众性团体,以保护与修复古迹为宗旨,发起“城墙行动”,组织年轻人参加义务劳动。今年夏天,几千名青年志愿者来到 192 个古迹工地,在城墙下、磨坊里,在教堂和古堡中,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暑假。我得知这个消息,感到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便前往采访。

巴黎第四区的吉勒米特小街上,一座两层小楼便是“城墙联合会”的总部。底层是报名接待处,二楼是办公室。因是老屋,上楼时木梯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这幢不起眼的老屋,已成为志愿者必须光顾、联络之地。

法国民间保护文化遗产的团体数目众多,十分活跃。例如,成立于 1963 年的“拯救、发掘历史巴黎价值协会”,如今已成为巴黎古迹保护的压力集团,市政府的古迹修复或拆除计划须征得他们同意。1966 年 7 月,正是中国大破“四旧”之时,巴黎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安德烈·夏特兰,联合全国 150 个同类性质的群众性团体,注册登记成立了一个协会——“城墙联合会”,简称“城墙”。“城墙”是一个象征性名词,泛指所有古迹。

“城墙”关注那些未能列入国家重点保护计划的古迹。它们散落在乡村和群山之间,不一定辉煌夺目,不一定很有名气,却以独特的风姿构成地方历史文化的经纬。一段古代城墙,一座中世纪的要塞,一栋残破的教堂,一个陈旧的磨坊,一片生长着百年老树的树林……它们伫立于田野,沉默而顽强地显示着存在,你不忍心看着它们在岁月的侵蚀下消亡。失去了它们,地方景观就缺少雄伟或秀丽,壮阔或妩媚,就失去了深沉的历史感,显得单调而缺乏内涵。

夏特兰谈到成立“城墙”的初衷时说,法国的文化遗产分为军事遗产、宗教遗产、民间遗产、工业遗产、自然和风光遗产五大类。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能顾及重点保护的遗产,如果想把老祖宗与大自然的馈赠尽可能多地

保存下来,必须发动民间的力量。

“城墙”的创意在于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吸引年轻人奉献一段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每年暑期前,150个“城墙”分会都开出一份古迹修复工程的名单,如修复某一段城墙,或将某个古堡改建成博物馆……志愿者从中寻找想去的地方,交十几欧元的报名费,背上行囊自费前往。在修复工地上,五六人或七八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在一名技术辅导员的指导下工作。志愿者不免有一些私人动机,有的想利用这个机会携女友或男友出游,有的想学点手艺,如泥瓦匠活计、石雕、临摹等,还有的仅仅是想到乡间过暑假,闻泥土的芬香,吸旷野的清风。所有的这些动机都不受非议——它们于修复古迹有何妨?怀着美好的心情来到工地,共同做一件有益的事,不计报酬,这就是奉献,有这一点就够了。何况,在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环。

“城墙”现任主席亨利·德勒比内说,他们有意为年轻人提供团聚和旅游的机会。志愿者的年龄一般限在18岁至25岁间,至少参加劳动两周,每周工作35小时。义务劳动期间,他们自付最低限度的食宿费(每天6—7欧元),多数住附近老百姓家中,少数在工地上搭帐篷。年轻人自己开伙,轮流做饭。在展翅欲飞的青春时代,学会与伙伴和谐相处,学会倾听与宽容;在想象力纵横驰骋的青春岁月,付出劳动,也获得旅行的乐趣。组织者安排志愿者们在周末旅游,志愿者在地方向导的引导下去远足,去看一般旅游者看不到的风景——乡村远足正是时下法国时髦的旅游项目。义务劳动不再是沉闷单调的“苦役”,劳动与休闲相结合、奉献与娱乐相得益彰,这或许是“城墙”吸引志愿者之处。

“城墙”是非营利性协会,保持对政府的独立,但这并不妨碍它获得文化部的支持。文化部不予拨款,但赋予其两项特许权:一是制作并出售“全国分级文化遗产”挂牌,二是编辑出版文化遗产通俗读物。这两项特许权使得“城墙”在经济上有所收益,可以用这些钱来支持协会的运作、补贴志愿者的食宿。“城墙”雇用了6名职员,除这6人之外,其他人员都义务工作。

只有在文化激情驱动下,才会出现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保护遗产活动:36年来,“城墙”接待了13万名志愿者,修复了500多处古迹,有几百名志愿者后来选择了与保护文化遗产有关的职业。“城墙”产生在法国这样一个视文化遗产如同生命的国家,完全合乎情理。1984年法国设“文化遗产日”,而今

这项活动已扩大到全欧洲。“城墙行动”也正被欧洲国家效仿,目前,25%的义务者来自希腊、波兰、马其顿、克罗地亚等国。同时,法国青年也走出去,到有类似活动的国家去当志愿者。如果有一天出现一个全欧的“城墙”组织,人们不会感到意外。(2002年)